大家谈语文｜王宁：语文课不是文学课也不是语言课

新课标颁布后，我们对于学习任务群，实用阅读、文学阅读、语言积累与运用等有了更多的了解。北师大王宁教授却说：语文课不是文学课也不是语言课。那语文课到底是什么课？让我们一探究竟。

如何理解“语文课”？语文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王宁（以下简称王）：我的基本意见就是语文课不是文学课，也不是语言课。语文课培养的是人文素质，是为了提高人的语言能力、鉴赏能力、语言运用能力还有语言交流能力、语言表达等方面能力的，它是以书面语为主的。我不是特别同意语文课主要是培养人的听、说、读、写这四个方面能力的看法。我觉得语文课的重要问题是读写，听说的问题是口语向书面语靠拢。书面语是经过精加工的，要让口语比较纯粹、水平提高，就要让口语向书面语靠拢。所以语文教学问题就是口语向书面语靠拢的问题。语文课的基本任务不是培养说话，而是培养比较高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的关键问题是读写方面的。要读经过精加工的语言，从这里面培养语感，然后让学生写。说话的问题本身是语言技巧的问题。语文课的基本任务不是说话而是书面语的训练。书面语比较典范的东西会有一些是文学方面的，是以文学为主的。我们所说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不一定是那些纯文学的东西。如果把语文教学的标杆立到听、说、读、写上，那就太低了；如果到了高中还要再深入讲解听、说、读、写，是不是很不对路？是不是调子就比较低了？语文教学不能老是在讲普及，不能过于强调通俗而不去进行雅文化教育，雅文化是咱们文化的尖端的东西。

另外，语文课还是培养人的思维能力的一门课程。当然语言和思维不是完全同步的，不能完全说没有语言的思维和没有思维的语言。当人的语言和思维都成熟了以后，语言能力是跟思维能力同步提高的。学习语文课的过程就是人类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身能力的过程。所谓自身能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能，语文教学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心能。人的心的能力是以思维为中心的。一个人也许说不好话，可能说话技巧不好，但是不代表他不能思维，虽然没必要把人都培养成演讲家，但我们却希望把人都培养成善于思维的人。当然人的生存能力，跟其他人交流的能力也很重要。不会思维只培养说话很流畅是没有什么用的，我觉得语文课本身还是门培养人的心能的课程，培养人的心能最重要的是要落到思维上。

现在的语文教学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在文学和语言这两个方面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把语言里面的一些已经总结出来的没有内容的规律硬塞在语文课里，尤其是过去的以语法为中心教学，非常没有道理，说母语的人出错根本不是语法问题。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母语教育、汉语教育。汉语教育的问题不是谁会把语法给搞错，可是很多语法却越弄越让人不会说话。语文教学想要培养语感很重要的是以词汇为中心，而不是以语法为中心。这种倾向就是过分强调语文规律，但抽象化的语文规律不是语文课。

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单纯地强调文学感悟，我也不是很赞成。感悟能力的增长是很缓慢的，必须随着自己的经验的增长而增长。语文课读的是别人的经验，是从别人的经验中吸收有用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经验的，没有作者的经验你就感悟不了他所表达的内容。在语文课堂上很悲哀的一篇课文能把学生讲笑了，就是因为过分强调感悟而不考虑理性化。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我觉得语文课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语言规律化解到言语作品里头，然后通过言语作品真正来培养一个比较饱满的有内涵的语感，这样语文课就比较有意思，学生不但知道文章好，而且还能说出好在什么地方，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我认为这才是语文教学的成功之处。我是反对把中学语文教学完全跟教法来挂钩的，我觉得重要的问题不是教学法，而是一些理念。当然我也不反对教学是有技巧的，但是如果内容都没有理解好，讲再多的技巧有什么用呢？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先提高语文老师自身的专业水平，然后再提高他的教学经验，这两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教学技巧不是完全从课本上学来的，靠教学法里面一条一条的机巧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好老师来呢？学校里的教学法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教教学法的老师不是这个学科的专家，也不是语言文学方面的专家，这些方面他们掌握的不是很透彻，因此让学生学一些条条框框，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我还有一个基本看法就是现在的语文教学对于吸收西方的一些教育理念有点食洋不化，对我们传统的一些好的东西，对于语文本身，有所忽略。语文不像别的课，可以忽视传统。我们知道，科技方面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观念确实是有点拉后腿，但语文课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语文课传统的汉语，汉字的特点在那里摆着呢，拿西方的理念解决不了语文的阅读。现在语文教学受洋教育博士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语文教学应该是我们学习语文的人从中研究产生符合我们汉语实际的理念，不要过多地离析它的本质。西方有很多东西并不是前沿，现在人家都不用的东西我们却还往里引，我们的理念就比西方语文教学的理念差吗？我不反对有一些东西要向西方学习，特别是科技方面的东西，但你如果拿语文这种人文教育的东西去西化，不是倒行逆施吗？语文教学要搞轰动效应我就不理解。有一段时间在高中语文教材里语言和文学分科，那是学苏联的结果。我们有很多陷于盲目性的东西。今天学苏联，明天学美国，我们自己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却忽略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民族自尊心，没有民族自信心。在语文课上首要的就是要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因为语言是有民族性的，它是有民族特色的。

高考语文试卷上应该如何去看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王：我觉得高考语文试卷含有比较重的应试教育色彩，从出题者的一些意图可以看出应试教育的意图就是看考生会不会做题，素质教育的意图是看考生在做考题的时候显示的能力，这两个意图是不一样的。现在我觉得出题人的思想也在努力地向素质教育方面靠拢。但是他们在思路上还是没有摆脱应试教育，思想还是没有解放。这几年的高考题咱们拿来看一看，就不难看出应试教育的这种痕迹还很浓厚。不过比以前是进步了，起码不让学生背课本，不让背解释词语了。

《语文新课标》比以前的《语文教学大纲》新在哪些地方呢，还存在哪些问题？

王：《新课标》有一个好的方面，就是把语文教学里面人文性的东西显然是强调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语文教学不是纯粹的政治的东西，也不是完全科学化的东西，《新课标》强调了语文教学的人文性，还强调了教与学之间不把知识的传授看成是纯粹的被动地灌输，这是正确的，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因为提倡这些比把语文变成政治课或者把语文变成知识课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它在强调人文性的同时忽略了语文教学的理性化。人文不是随意的，人文是科学的，人文性不等于反对科学性，科学性不是一种规律的条本，也不是一种人文教条，这个方面，课标考虑得不够，课标过多地强调了文学这一面，却忽略了语言。其实语言学方面的理论现在比文学方面的理论更系统更科学一些。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课标有点忽略训练，从原来的强调训练，到现在的不要训练走到两个极端。任何功课都有基本功，尤其是小学和初中的语文课，基本功训练很重要。有的学校在小学的识字阶段就用谈话法，我十分的不赞成，谈话就能把那个字认得了吗？谈话是口语，书面语是写的。没有训练我觉得不是语文课。语文课和数学课一样都是需要训练的，你可以举一反三，不在于会不会训练而在于你拿什么去训练。不解决拿什么去训练，而把训练给取消了，这样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课标里面有些东西是不够辩证的。

在您中学时期，您的语文学习有哪些收获？您认为当时的语文教育或者您个人的语文学习有哪些遗憾和不足？

王：我是初中三年级去北师大附中学习的，当时我的一些老师像高相夫、高斯增等都是很著名的语文教育家。我在师大附中受到的语文教育，为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从这一点说，我个人的语文学习没有什么遗憾和不足。我是浙江人，父亲在抗战胜利后修复胶济铁路的时候，我随他到青岛太平路小学学习，初中时被保送到青岛七中，当时叫圣公女中，以后又从圣公女中到北京。那个时候的语文教育没有什么很刻意的东西，老师的语文素养很高。作文课上老师高斯增说，我布置的作文两节课就要交。那时候我们全班人除我以外都做不到，每次两节作文课我都能把作文誊好交上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文笔快的特点。说老实话，文笔快使我受益终身。我年轻时一晚上写一万字，不用改就交稿。另外，我的口语表达能力强，一件事情我能比别人说得准确，我说话不太夹杂一些多余的东西。因为语言能力的缘故，我的思维能力比较理想。我在青海文联做过七年的文艺工作，写过剧本评论、小说、散文。我毕业后分在青海，工作了二十四年才来北京。另外，我数学比较好。我父亲和家里人有个认识，语文再好也是素养问题，不能把语文当专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在学校里是数学尖子，所以很想去北大学数学，因为很多原因没有去成。我是师大附中点名要的，当时让我学习中文，可能觉得我的语文水平比较好吧，但是我很喜欢数学，我属于那种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综合能力比较好的人，我认为人的思维能力一定要从理性和感性两个方面来培养，不能光强调感悟，一个人没有理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因为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是一致的。有的人不善于说话，他可能比较沉默，但是他心里有数。一个人的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是一个自我训练的过程，因此我觉得语文课强调学生自主学习是正确的。现在很遗憾的是咱们的语文老师的语文素养并不十分好，这也和这几年来咱们的师范学校的教育有关。前几年上师范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分数比较低的。这几年又大扩招，生源素质大幅度下降。在师范院校工作的大学老师，缺少足够的语言思维训练，直接影响到语文教学。

（该文选自《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4年第11期）